



呂東萊先生龍氏博議卷式

波

廿

四

年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宬

校

鄧三甥請殺楚子

出處 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
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昂
圖後君噬臍鄧侯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
六年滅之

評註 四隣能害吾國猶六氣能致人疾三
甥不教鄧侯自治其國而欲殺楚子
猶醫者不能教人自養其身
而欲除天之六氣豈理也哉

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有醫語之記六氣者致疾之原必使無陰陽風雨晦明而疾可除世寧有是理邪不咎人而咎天此天下之拙醫也守身在我而疾不在於六氣守國在我而患不在於四鄰端汝視履齋汝精神時汝飲食審汝藥石六氣雖診於汝身何有哉豐汝德澤明汝政刑固汝封疆訓汝師旅四鄰雖暴於汝國何有哉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

亡繫於我之治亂反謂繫於楚子之死生汲汲然欲殺之何其踈也抑不知亡鄧之原曷嘗專在於楚乎環楚而國者如陳如蔡如鄭如許下至於江黃道柏之屬不可一二數也楚不先加兵而唯急於滅鄧者豈非見鄧有可乘之釁乎吾國有可乘之釁置而不憂顧以鄰敵為憂雖楚子可得而殺猶有楚國存焉雖楚國可得而滅猶有諸侯存焉為吾憂者未始有極也當是時疆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策使鄧有

策諸侯之史書
機周至

二元美曰
又進一步
黑水不瀦

釁可乘諸侯將爭欲滅之豈獨一楚哉必若三
甥之計非盡吞四鄰不可亦迂矣嗚呼四鄰固
不可盡吞縱欲盡吞之亦未可恃以為安也秦
不亡於六國未滅之前而亡於六國既滅之後
隋不亡於南北未一之前而亡於南北既一之
後亡國之釁夫豈在於鄰敵邪三甥之言謬戾
明甚而世猶有追恨鄧侯不用其言者蓋小人
之情咎人而不咎已也用此心以觀古人宜其
咎楚而不咎鄧也桀既放於南巢語人曰吾悔

不殺湯於夏臺吁桀雖偶能殺湯天下豈無放
桀者邪桀為萬惡僅有不殺湯之善耳反自悔
以為失是恥一善之尚存欲萬惡之皆備也哀
哉

魯莊公圍邾

出處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我實不德

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始務修德以待時乎

評註 始言小勇與怯相反大勇與怯相類莊公自責而不與齊校似乎大勇矣

然莊公非不欲校蓋不敢校耳未責莊公不合通齊議論極高

事之相反者莫如勇怯而相近者亦莫如勇怯奮然勁悍與怯相反者小勇也退然溫克與怯相近者大勇也曷謂小勇勝小敵者是已曷謂大勇勝大敵者是已寇敵之來雖多至於百萬

鍾伯敬曰
形容心敵
轉甚

知兵者談笑而麾之如摧枯振稿然豈足為大敵哉大莫大於心敵忿欲之興鬱勃熾烈內焚肺腑劍不能擊戟不能撞車不能衝騎不能突自古賁育韓白之徒戰必勝攻必取者未嘗不受屈於是敵也賁育韓白冠古今之勇者也今勝賁育韓白之所不能勝得不謂之大勇乎然非有攻城畧地之可紀也非有伏尸流血之可駭也非有獻俘奏凱之可誇也內克大敵犯而不校與怯者相去不能以寸世又將以怯名之

孫月峰曰
入題舒徐
有度

矣此勇怯相近而難辨者也齊魯同伐郕而齊
專有其功人情之所校也莊公斂兵不校罪已
而不罪齊抑不知莊公勇者歟怯者歟吾斷之
曰莊公蓋怯者也太勇不校大怯亦不校勇者
不校是不欲校也怯者不校是不能校也勇者
以義不當校故勝其私心而不校使遇義所當
校者出其餘勇天下已不能當矣彼魯莊之視
齊襄乃君父不戴天之讎義所必校者也反巽
懦畏怯俛首為讎人之役坐視其取郕而不校

者特畏其疆而不敢校耳姑托罪已修德之辭
以自解於衆豈其本心哉莊公之不校與勇者
正相反焉得比而同之耶或曰世固有以弱犯
疆以小犯大不量力而取斃者莊公雖不得為
勇亦庶幾善量力者也曰論義者不論力君父
之讎義所必討不幸而力不勝死於讎敵亦足
以自獻於先王矣以仇牧之怯豈能勝南宮萬
之勇哉閔公之難忘其怯而直前雖斃於南宮
萬之手世未有以不量力罪之者也若是則莊

又設此問
方無道議

公當與齊爭歟曰莊公忘君父之讎而與齊通
又與之連兵而伐邾及不得邾而爭則是爭利
之師而非復讎之師也然則莊公之是役爭亦
失不爭亦失失在於通齊之始耳一失其始進
退上下何往而非罪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
茅鹿門曰太凡賤題文字須要反覆下難使
他分疏不得方為有體此文深得之

妖祥

出處

凡數十條皆左氏所載神怪妖
異之事今以文多不復詳錄

評註

謂天下本無可怪之事世俗特
以耳目之所罕接用指為怪耳

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粲然徧
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
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
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邪其所以舉
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習也焘蒿悽慘之妖木
石鱗羽之異世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

李本寧曰
只一句作
案

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稜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懼其惑衆也本無怪之可語也人不知道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怪則辯之常則輕之抑不知耳之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目之所見者形爾而形形者未嘗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皆世俗飲聞而厭見者也至於日星何爲而明雲雷何爲而起

山何爲而峙海何爲而停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其文愈近其理愈遠其迹愈顯其用愈藏人之所以不怪者有深怪者存焉吾日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習不察尚莫知其端倪反欲窮其辯於荒忽茫昧之表何其舛於先後也天下皆求其所聞而不求其所以聞皆求其所見而不求其所以見使得味於飲聞厭見之中則彼不聞不見者亦將釋然無疑矣子路學於夫子以事鬼神爲問又以死爲問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

自知不知者鬼神而已生者吾所有知不知者
死而已吁至理無一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安有
知此而不知彼者哉果知人則必無鬼神之間
果知生則必無死之間觀其鬼神之間可以占
知其未知入也觀其死之間可以占知其未知
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
焉知死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
纓正冠不改其操則人鬼生死之際子路其自
知之矣在睽之歸昧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

丘瓊山曰
引睽之文
以贊子路
文字恍然
惚然一似
莊子三似
左氏

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其象曰遇雨則吉羣疑也幽明實相表裏幽
隣於明隣於幽初未嘗孤立也是又居睽之
孤孑然獨立睽幽明而為兩塗睽生疑也生怪
故負塗之豕載車之鬼陰醜詭幻無所不至然
至理之本同然者終不可睽疑則射解則止疑
則寇解則婚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
而為一耳猶陽之發見陰氣伏匿陽明陰幽常
着不通及二氣和而為雨則陽中有陰中有

東坡傳義
卷四

○和則之則
當作而

陽孰見其異哉陰陽和則為雨則羣物潤幽明
合而為一則羣疑凶融通灌注和同無間乎日
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子路之問豈非遇雨而
羣疑凶者乎惜乎左氏不足以知此

齊魯戰長勺

出處

莊公十年齊既伐我公將戰曹劌入見問何以戰云云今日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公與之乘戰於長勺齊師敗績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戰刑之大者也折獄自可通於戰勝無論宋陳孫吳何足知之此論戰王道存焉故以民心為結之若曹劌論氣再衰三竭猶是權術餘唾儒孫乾丹者所勿論也

魯莊公與齊戰於長勺兩軍相望此為何時而

以聽訟用精對曹劌之問戰何其迂濶而遠於

曹劌聞莊
公察獄以
情之說遽
許以一戰
者以久在
繯絏之中
并君之賜
故茲死以
報之也

事情耶是言也持以語宋襄陳餘則見許矣持以語孫武吳起則見侮矣彼曹劇遽以戰許之意者劇亦迂儒曲士之流歟觀其從莊公戰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整逐彼之亂機權韜畧與孫武吳起並驅爭先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使莊公之言誠迂濶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劇之聽耶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馬之不敢肆足者啣轡束之也民之不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啣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

茅鹿門曰
秦谷有度

法制弛然後見民之真性困之不敢怨虐之不敢叛者劫之於法制耳大敵在前槍攘駭懼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矣法制既散真情乃見食馬之恩羊羨之怨恩恩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制之外亦危矣哉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休迫之時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刑者守門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曰吾親刑子之足此乃子報怨之時也何故

五瑤山曰
精透

揚用修曰
數語得法
戰之本

逃我刑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
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
不樂臣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夫人在縲紲
之中錙銖之惠有若鈞石子羔特丁有司耳有
哀矜之意無哀矜之實人猶報之若是况莊公
君臨一國小大之獄皆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
羔比邪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昔居死地嘗受
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死
則陷堅却敵特餘事耳蓋嘗論之古人論戰與

今人之言戰不同蓋有論戰者有論所以戰者
軍旅形勢者戰也民心者所以戰也昔晉士蔿
嘗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當時之論兵者每知
此柳宗元論長勺之役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
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
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烏足以知之

釋義食馬之恩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
食者三百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
畜害人乃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者聞秦伐

晉皆爭死以報德遂擄晉君
 羊羹之怨中山君享都吉大夫司馬子期在
 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楚楚王伐中山君
 亡歎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又宋華元殺羊
 享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怒入鄭師故敗

戲而相愧
 曰斬

宋萬弒閔公

出處莊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苑射南宮長萬公右歐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十一年宋萬弒閔公
 平註公孫述以拘而失馬援之心宋閔公之術故也善鼓舞豪傑者必如漢高祖而後可未段引文武周公以至誠將師議論愈高拘縱
 二字是骨子

陞戟警蹕公孫述之待馬援也岸憤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肅反取并蛙之譏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然則樸邀小禮果非所以待豪

李本寧曰
落筆操縱
如意

傑邪英雄豪悍之士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
爲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破崖岸削邊幅拊背
握手以結其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嘲誚譁浪
以盡其歡慷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然後足以得
其死命是非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
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宋閔公未嘗以法度之
士遇之其靳侮之者豈非欲略去細謹自謂得
待豪傑之法邪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
袒裼暴虎必馮婦而後可怯夫而試馮婦之術

適足以劇虎牙耳古之嫚侮者莫如漢高帝高
帝之嫚侮豈徒然哉踞洗以挫黥布隨以王者
之供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
測之辱用不測之恩降霜霰於炎蒸之時轟雷
霆於閉蟄之際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高帝所
以能鼓舞一世也無鼓舞之術拘則爲公孫述
縱則爲宋閔公何往而不敗哉噫此不足論也
若高帝之術可爲至矣猶有時而窮故嫚侮之
患卒見於末年此所以厭拔劔擊柱之爭而俯

凌李默曰
更進一步
寫出聖人
用兵氣象

繳贖高帝
情

就叔孫通之儀也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縶苛碎决非武夫悍將所能堪天下未定而遽行之必失豪傑之心故寧茂棄禮法而不顧殊不知名教之中自有樂地豈叔孫輩所能測哉采薇出車東山之詩雨雪寒燠草木禽蟲僕馬衣裳室家婚姻曲盡人情昵昵如兒女語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初未嘗如陋儒之物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高帝明達最易告語惜乎無以是詩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出處

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既伏其罪矣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力為君者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禍莫甚於內叛茲莫甚於內立二者之罪孰為

者下當有庸非貳乎四字

王聖俞曰
如此看來
謂之奸亦
可謂之愚
亦可

大曰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讎者五尺童子皆知疾之雖所謂讎敵者資之以集事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叛我乎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傅琅叛子儀而納厲公終不免於厲公之誅也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歷忽置儀突之變國四易主泥然中立舉無所

鍾伯敬曰
厲中立之
奸肺肝如
見

助入則事之出則捨之視君位如傳舍不置欣戚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自古之持祿保位者率用此術雖遇明主亦未易察其姦也厲公以私憾殺之固非其正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信如是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僭亦君也盜亦君也讎亦君也為臣者皆操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

汪伯玉曰
快心之論

○固當作故

之姦也嗚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而極然事
 克則卿不克則烹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
 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
 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爵秩常自如也彼何預
 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
 有時而于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
 無禍乎吾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
 王元美曰立論正大吐辭雄渾有學之文也

號玉為穀

○與當作有
語下二有
云字

○以天立說
甚高

王賜號公晉侯

出處 號公晉侯朝王立享醴命之賓皆賜
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

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

評註 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
禮一語

天秩與
禮一語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天
 特寄人君俾守之耳輿地廣輪之博版籍生齒
 之繁甲兵卒乘之雄皆君之有獨名分者非君
 之有也周惠王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號公

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寡不可亂也假天之秩以為私惠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况公侯之近乎吾觀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特較

汪伯玉曰
醇粹

孫月峰曰
文勢滂沛
若不可禦

公侯壁馬之多寡也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邪大隄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隄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隄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

東萊博議 卷四
勢也
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四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五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宬 校

鬻拳兵諫

出處

莊公十九年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

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

評註 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已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脇君以兵也

人臣之憂在于諫之未善不在于君之未從諫

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于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于君未善也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亦何暇憂其從否乎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天下之拙醫也不憂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天下之庸將也臣之納諫也苟尤君而不尤已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其流弊終至于鬻拳脇君而止耳鬻拳豈欲脇君哉

唐荆川曰
入題法妙

鍾伯敬曰
引孔孟文
當豈孔孟
之道猶未
盡歟

告而不聽故出于強強而不聽故出於脇君愈不聽而愈求之于君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諫吾職也聽君職也吾未能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祭在人享在神諫在臣聽在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孔子孟急于救世豈在鬻拳下乎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鬻拳之事君其視

東萊博議 卷之五
孔孟未能萬一而遽欲脇君乎當其臨楚子以
兵乃俱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悖耳苟楚
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不幸為
楚子所誅則陷于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于
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故以刖足之心明吾
兵諫之迹後世亦學吾之兵諫蓋學吾之刖足
乎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聖人之道
欲後世之皆可學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
何其與聖人異邪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壞

于前而脩于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吾恐聖人
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道有樞言有會柁
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夫豈在于用力邪古之
人固有廣廈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乎治之原
者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牽裾折檻已為下
策况動干戈于君側邪荀卿儒之陋者也其論
諫諍輔拂乃曰自能率羣臣百吏相與強君君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謂之輔拂
之說即鬻拳之說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匹夫

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苟欲與之較力是
丐者與倚頓較富也危矣哉

魏主不欲遷冀州士卒實河南辛毘諫
不答入內毘牽其裾隨行而入乃遷其
半

漢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帝
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
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板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
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曰此臣素著
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帝曰
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卜筮

出處

凡十數條皆左傳所載卜筮有
驗之事今以文多不復詳錄

主意

以心立說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
後世不求於心而泥於卜筮故術
愈詳而
驗愈疎

物莫不能先礎先雨而潤鍾先霽而清灰先律

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潦而徙鳶先風而翔陰

陽之氣混淪旁薄於覆載之間而一物之微先

見其幾如印券符鑰無毫釐之差何也通天地

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備

孫月峰曰
只一句提
矯甚

王濟之曰
鑿理精透

萬物於我乎聖人備萬物於一身上下四方之
宇古往今來之宙聚散慘舒吉凶哀樂猶疾痛
痾痒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仰而觀之熒惑
德星攬槍枉矢皆吾心之發見也俯而觀之醴
泉瑞石川沸水鳴亦吾心之發見也翫而占之
方功義弓老少奇耦亦吾心之發見也未灼之
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龜既灼矣著
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變乃吾

方功義弓
事見周禮

心之變混融交徹泯然無際敗甲朽株云乎哉
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在聖人觀之拂龜布著已
為煩矣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邪卜筮之理嘗
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一吉之外
無他語也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曰龜從筮從
而已一從之外無他語也又嘗見於武王之誓
矣曰朕夢協朕卜而已一協之外無他語也又
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灋水西惟洛
食而已一食之外無他語也後世始求吉凶於

心外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踈傳之以瞽史之習雜之以巫覡之妄千蹊百徑庶幾一中失之於心而求之於事殆見日勞而日拙矣左氏之所載是已或者以左氏所載巧發竒中動心駭目而不知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驗者纔數十事耳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則希闕寂寥絕無而僅有也乃可誕謾無驗不傳於書者吾意不啻什百千萬於此也謂左氏之所載

彼善於此如穆姜荀罃子服惠伯之屬猶庶幾焉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上筮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近之矣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也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邪噫桑林之見妄也僕句之應僭也實沈臺駘之崇妖也彼著龜之中曷嘗真有是耶妄者見其妄僭者見其僭妖者見其妖皆心之所自發見耳著龜者心之影也小大脩短咸其自取傴者曲而蹙者跛夫豈影之罪哉

釋義 楊姜魯宣公夫人也。烝于叔孫僑，如欲廢成公，不克，被放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卜史欲悅穆姜，乃對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答曰：「不然。」乃歷陳周易隨元亨利貞无咎之義，因言己之淫亂不足，以當此卦之爻。日必死于此，弗得出矣。此穆姜之論為近理也。荀營，晉之大夫也。從晉悼公，在宋，宋公享晉侯，欲用桑林之樂。荀營辭，宋公不可享，用之。晉侯因是得疾，言之曰：「桑林見荀偃，土句請禱于宋荀營，不可。且言我辭禮而彼用之，假使桑林而見鬼神，不當加禍于我也。」晉侯之疾亦瘳。此荀營之論為近理也。○子服惠伯，魯大夫也。季平子之家，臣南蒯欲叛，季氏筮之，遇坤之比。其爻辭曰：「黃裳元吉，南蒯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且為解釋。

黃裳元吉，三德之義。此惠伯之論為近理也。○桑林見上文荀營事，桑林安能見上筮，故以為安。○僕句龜，名初，臧會竊臧氏之寶龜，僕句以去，信與僭孰吉？上曰：「僭吉。」其後魯昭公出奔，臧昭伯從，臧會果以變詐得立，為臧氏後。故斷之曰：「僭也。」○實沈，臺駘，實沈，高辛氏之子也。死而為參星之神，臺駘，金天氏之裔也。死而為汾州之神。晉平公有疾，上之曰：「實沈，臺駘為祟。」晉人不知其為何神，問于子產。子產歷言二神之本末，且言二神不能為祟，故此斷之曰：「妖也。」

曹劇諫觀社

出處 莊公二十三年公怒晉觀社非禮也曹劇諫曰云云君舉必書書而不

不法後嗣何觀

評註 謂史官直書時事其扶持公議之功甚大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僅不失其守耳曹劇諫魯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

孫月峰曰當然二字勳而

袁中郎曰讀一過疑錦錚有聲

其後管仲之戒齊威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矣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也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于上而猶明于下以崔子之弑齊君史氏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弊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丹明于世是果誰之功哉

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于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陽谷賓日之前暮夜晦冥羣慝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春秋之時非有史官司公議于其間則昏成昏雷人之類已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史官非特有功于仲尼之未出也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軍則造父不能御無

弓則后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

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晉殺其世子申生

出處 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獻
公患之土蒞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
巴士蒞與羣公子謀謀富子而去之二十四年土蒞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二十五年晉士蒞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二十八年初晉獻公悉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得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云云晉侯說之乃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驪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羣公子而亡奚齊○閔公元年晉侯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

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嬖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僖公四年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將立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官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天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太子縊于新城姬遂諸○五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五年初晉侯使士蒞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真真新焉公使讓之土蒞稽首而對曰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我而城讐必保焉冠讐之保又何慎焉

評註 驪姬諸殺太子申生由士蒞教獻公盡滅威莊之族是有以開其隙也

鍾伯敬曰
言之感感
可謂善言
矣

晉殺其世子申生，誑殺之。士蔦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蔦為何與焉？士蔦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于威莊者，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蔦逢獻公之惡，反覆詭詐，陷之于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管，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于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獨難于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主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冒見

唐荆川曰
窮貴至此
士蔦實無
辭以對

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字哉？彼士蔦憂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成，終日焦然憂晉之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也。使我不啗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蔦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蔦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邪？雖

吏蔽斷也

五瓊山曰
昔人有龜
黃河源者
此論是也

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薦而從驪姬也吾
嘗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薦其
所從來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州
其季也而自威州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
讐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過欲啓子孫之業
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吾
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
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
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

茅鹿門曰
名言自然
痛快
汪南溟曰
名理之言
情詞俱切
揚猷有知
亦當源注
領之

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讎申
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
日勝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
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
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邪當獻公殄
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
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
邪嗚呼私生于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天下未嘗
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于盡滅威

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于
驪姬遷移其愛于奚齊其為奚齊而殺申生即
為申生而殺威莊之族者也向之愛申生之心
果何所在邪申生之愛既可移于奚齊則異時
奚齊之愛亦可移之于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
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徇
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果出于真則必不可移
矣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
外物所能移邪獻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一念

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
可離何憂乎士蔦何憂乎驪姬哉

釋義事出莊子林回人姓名云云或問之林
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

齊侯救邢封衛

出處 閔公元年狄人伐邢，僖公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閔公二年狄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評註 齊威公為霸主，生視邢衛之滅亡，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張其功，張其功所以隆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霸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霸者喜名，名胡為而可憂？邪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

表中即日
開口便爾
靈爽

楊用修曰
數語深得
湯武之心

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于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邪？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降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

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恤一國必在于
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威之心以
為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戎狄而却之則亦
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
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霸哉先
饑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
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頽都邑已傾屠
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于危蹙
顛頽之中置于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

鍾伯敬曰
寫霸者善
名善功之
心如畫

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
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
赫然為五霸首向使絕之于萌芽則名安得如
是之著邪嗚呼邢衛之難曰君曰卿曰士曰民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
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安
視其死至于二年之久何其忍邪長人之亂而
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功是以萬
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人乍見

東坡詩義

卷之五

七

孫月峰曰
一曰轉結
舊說有力

孺子將入于井林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
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
有入于此謂彼未入于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
于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蹇
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恩鄉
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槩凜凜傾動閭里回視
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
大不侔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
後一人邪噫此王霸之辯也

管仲言宴安

出處 閔公元年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

棄也宴安酖
毒不可懷也

評註 謂世人死於酖毒者少死於宴安
者比比皆是則宴安之為毒尤甚
於酖也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管仲告齊威公
之言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酖入人之口裂肝
腐腸死不旋踵宴安雖敗德其禍豈遽至如是
之烈哉意者仲有警世之心而不免于駭世之

孫月峰曰
先為反言
又是一法

病歟殆非也使仲果盡言其實則世將愈駭矣
世之死于醜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于宴安者
天下皆是也宴安之毒至慘至酷無物可譬仲
姑就世之所畏者為譬也地之于車莫仁于羊
腸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
莫不仁于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生于
憂勤死于宴安厥理明甚人所以不知畏者特
習之而不察耳端居之暇嘗試思之使吾志衰
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

王元美曰
冷捧熱喝
最可發人
深省

虛棄者誰歟使吾草木同腐者誰歟使吾縱欲
忘返而流于惡者誰歟使吾弛備忘患而陷于
禍者誰歟自棄之根皆宴安之為也是宴安者
眾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
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殺身滅國
項背相望豈不甚可畏邪雖然君子之耳目鼻
口所欲與人無異也苟眾之所謂宴安者果可
樂則君子先據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見
眾人之宴安放肆偷惰百殃並集其心焦然不

鍾伯敬曰
語冷而諧

寧乃憂勤之大者耳。君子外雖若憂勤，中有逸樂者，在自彊不息，心廣體胖，無一人非無鬼，責其安始若泰山，而四維之也。然則善擇寔安者，誰如君子哉。

呂東萊先生博議五卷 終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宋 呂祖謙伯恭 撰
明 黃之宬 校

齊仲孫湫觀政

出處 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末可動也。」
評註 謂善規人之國者，不觀其政而觀其俗。魯有哀姜慶父之難，綱淪法斃，所謂周禮者何在哉？而仲孫湫斷然以為不棄周禮，末可動也。蓋仲孫湫之

觀政不觀其在朝之政而觀其在野之俗也哉

觀政在朝觀俗在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覘人之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彼所以一見其俗遽許二人之賢不復考察其政者殆有說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二世而利口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

茅鹿門曰
著證簡練

唐荆川曰
敘事能品

三世而諄語猶存以政移俗其難如此以商之善數百年而為宋以堯之儉餘千年而為晉實流風遺俗攬持之力也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邪齊仲孫湫之對齊侯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閔公魯君也哀姜君母也慶父大臣也閔公生甫八年固未識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姦若慶父則弑逆之賊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綱淪九法敦指何物以為周禮邪吾

孫月峰曰
句法字法
俱妙

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魯自
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其民耳濡目染身安
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揭于觀藏于府講于泮
宮流于洙泗被于絃歌形于冠服郁郁乎其文
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條也雖經哀姜慶
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能奪其權而
不能奪其位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其為惡者
獨哀姜慶父二三入耳舉一國之美俗豈二三
人之惡所能遽移乎湫可謂善規國矣周公伯

王元美曰
甚言立國
當以禮義
培養為本

於一作公

禽培其風俗于數百年之前而其效見于數百
年之後其規摹遠矣哉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國
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政之不能常
善也固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是數者既末
如之何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遺後人使衰
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
其慮後世亦深矣世之弊精神于簿書期會視
風俗為迂闊者果足以知此哉魯之風俗况存
魯於既壞之餘盛矣苟魯之嗣君當閒暇時因

利口未珍
康王命畢
公曰商位
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
未珍
評語猶存
賈誼上文
帝書曰秦
俗且敦借
父撥銀應
看德色母
取筆常立
而評語

已成風俗倍加以政事其治孰能禦之邪救已
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今風俗尚能救
政事之疵而政事反不能因風俗之美是風俗
不負魯而魯負其風俗也悲夫

宓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使巫馬期觀政
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
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鱮吾
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鯁吾大夫欲長
之是以得之
者輒舍之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郡國輿傷稼不入
中牟河南尹素安使其掾肥親往視之
恭隨行至阡陌坐葉下有雉過止其旁
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矍然起曰所以來者察君之政
迹耳今虫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
異也童子有
仁心三異也

晉里克

出處

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
 山旱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廟
 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夫帥
 師專行謀誓軍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
 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寡
 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
 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教之以臨民
 授之以軍旅不其是懼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
 免於難○國語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
 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
 於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
 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
 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
 酒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
 飲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

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
 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
 君可不謂苑乎驪姬奚齊也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齊姜申生也
 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兩言戲乎抑有
 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
 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
 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
 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
 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主意 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可謂善
 處父子之間至於驪姬欲殺太子
 而立奚齊里克猶以中立為說必不善
 處邪正之間蓋里克徒知父子之間當
 兩全而不知邪正
 之間不當兩立也

天下之理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能相

有則不得不爭父子之出於天性不可相無者也故於不可相無之中而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於不可相有之中而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為兩者之間哉醫之於疾未嘗偏助不藏之氣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况當國家危難之時其可一

王元美曰體勸精細

告子一作君子
君子論小
人句上必
有關誤

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邪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兩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何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太子申生之將廢也獻公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公則告以君之嗣適不可帥師退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生只父以慈告子論小人則必謂仁人放流之逆諸囚裔不

東山傳義

卷之六

六

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怨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衛懿公好鶴

出處 閔公二年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衛師敗績遂滅衛鍾伯敬曰借懿公之鶴而痛掃浮華之士有無限淋漓感慨因衛有鶴而人者遂指出菴來許多人而鶴者為下痛捧而其文雄博奇廉如初脫稿持世名世孫執升卓然不朽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散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咲者吾以為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頰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

衛懿公為好鶴之故國滅身死人皆笑之殊不知後世尊用高談闊論之士無適于用而率其其國其異于懿公之鶴者幾希矣豈獨懿公為可笑哉

凌以棟曰
音響悲壯
頓挫宛約
此集中不
易得者故
人多喜讀
之

○金當作蓋
移當作趁

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
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稷下之
盛列第相望大宛長劍褰衣博帶談天雕龍之
辨螽起泉湧禹行舜移者有相摩於道然擢筋
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
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街衢者且至
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中
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一策杖一戈佐國家
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清言者滿朝

袁中郎曰
寫晉時風
俗直傳神
阿堵

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
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杞
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
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始成俗一旦侯景
逼臺城士大夫置于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
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
暇日所專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
論揖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
患難則異于懿公鶴者幾希是獨可輕懿公也

東萊博義
卷之六

唐荆川曰
古今同病
讀之可勝
嘆息

暗識法華
之士

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
使疎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
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
焉鶴之為禽載于易播于詩雜出于騷人墨客
之詠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匹也懿公乘之
以軒而舉國疾之視如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遽
變于前邪罪在于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為
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
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于是乎

有感

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于髡田駢接于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
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齊魯主奔莒淳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
之間方數百里而血濡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肅博之間地圻至泉王知之乎
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
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
淳齒曰天雨血濡衣者天以告也地圻
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
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誠
焉何得無誅乎于
是後潛主于鼓里
秦兵擊齊齊王建聽相后勝計以兵降
秦秦虜建遷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齊

人怨王聽賈客之言以亡其國為
乏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耶
漢靈帝好文學因引學生能為文傳者
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生為天牘及工
書為篆者皆加引召遂置鴻都門學其
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皆出為
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錫爵
者士君子皆耻與列焉其後賊張角起
皆著黃巾以為標識旬月之間
天下響應鴻都諸生無赴難者

齊寺人貂漏師

出處 僖公二十一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主意 管仲進說之初與齊威約許以秩樂而獨不許其參用小人其後寺人貂恃寵干政漏泄軍事管仲卒不敢責齊威之負約使之逐貂何也蓋惟小

人能奉君之樂亦惟小人能次君之權已許其佚樂又禁其用小人無是理也此管仲所以天聲而不敢較者蓋自悔其初約之謬也約字是一篇血脈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
霸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
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

王聖俞曰
霸國君臣
用心宛然
在自

之始首與齊威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
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
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
以阻威公之樂邪則仲為負威公威公苟用小
人以侵仲之權邪則威公為負管仲其所以得
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
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威公游
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
事則政犯仲之約矣為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

工瓊山曰
得明辨
得盡引喻
的確誠千
古快心之
論

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
必有說矣奕者學碁未竟歛手而甘敗者國碁
也倒奩空秤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碁之下者
耳仲國碁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
得不知難而止乎使待舌弊力屈然後始肯處
不勝之地亦何以管仲為哉仲始與威公約既
以佚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
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
資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

寧有之有
衍或容字
之誤

入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
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
有是理邪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
長顧却慮而為是約至漏師多魚之時固已默
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而不能救之於
後此仲所以吞聲而不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
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
逐貂然逐貂之後在公左右者必擁腫鞅掌然
後可耳威公左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則塊然

楊用修曰
識見高卓
筆力遒勁
故字字盡
刺入小入
之骨

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
享為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
樂也今吾迫蹙稿乾曾不得少享為君之樂豈
非爾敗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
責威公之負約逐貂之後威公亦持右券而責
管仲之負約矣仲之隱忍而不爭者此也自貂
始進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
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威
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

而仲為客君臣之歡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
 貂為仲所容今也仲為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
 暇矧曰逐之云乎逮仲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
 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
 以為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
 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開禍亂之原庶孽交
 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辯也嗚
 呼管仲輔威公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晚節末
 路至使威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

汪伯玉曰
 如此屬論
 真曠古未
 有

宋襄焉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
 也世之詆霸者必曰尚功利五霸威公為盛諸
 子相屠身死不殞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
 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
 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以功利者何其借譽
 之深也

鄭孔叔申侯

出處 僖公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四年齊伐楚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于陳鄭之間國必其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五年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已于召陵也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以從楚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弗聽○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器也

評註 謂世俗之論狗時者通忤時者窮然春秋之時孔叔在時而免於禍申侯

狗時而殺其身斯世俗之論始末不可信也末說小人之遇治世為幸遇亂世為不幸

議論
尤高

為世俗之說者曰狗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絲是以有放殛之禍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繫之禍亂世之不利為善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子欲為善于亂世盍先自省能傲炎荒而輕鬣鉗乎能啗刀鋸而親礎質乎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微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十人而九矣噫是果何道

王元美曰
反覆証辨
其勸君子
而戒小人
者至矣

以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偽蠶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治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偽之時所謂弁之春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

薛山曰
議論出沒
人不得端
倪

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于哀帝之朝而宋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于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鑄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含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于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

恩而不見其讐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讎輩輩競于為惡不至于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鈎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哉

祭仲鄭大夫既出昭公而納厲公又逐厲公而納昭公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祭仲又依違而不討于是齊襄公會于豐高渠彌而殺之祭仲知之稱疾不往卒兇于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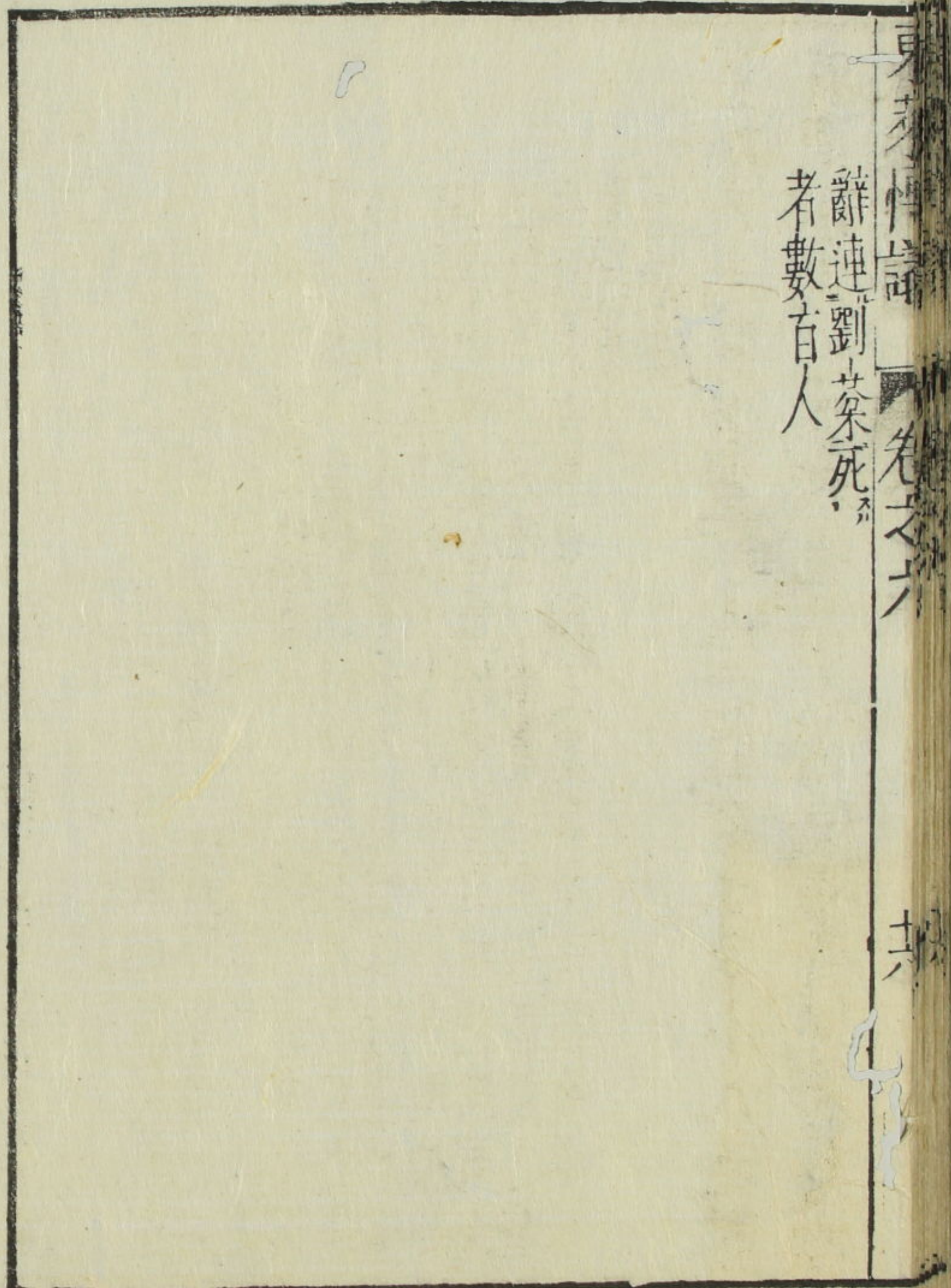
潘崇為楚太子商臣之師成王欲廢商臣而立王子職商臣謀于潘崇潘崇教商臣

弑王而自立

而潘崇受賞
洩治陳大夫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洩治諫之靈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洩治而公弗禁

伯宗晉大夫為三郤所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出告之曰子好直言必及于禍傳太后哀帝之祖母也欲求稱尊號宋博為京兆尹與太后弟博交結謀成尊號博又與御史趙玄奏免博吉為庶人上知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旨詔彭宣推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息以結信貴戚請召博等起獄博遂自殺
莽既篡位獻符命者皆封侯陳崇白莽曰此聞奸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趙並驗治甄豐及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

辭連劉案死者數百人



齊伐楚

出處

僖公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評註言君子治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事責之所以召楚之侮也結尾言楚僭稱王其罪莫大於而齊不知書之議論極高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

茅鹿門曰
溢豈獨
為小人藉
口往往釀
成莫解之
禍伯恭此
論最深最
透

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為人所發情得計露何辭
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非小人之罪也治
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
正指其罪惡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于本惡之
外復增其惡以甚之于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
多之小人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
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為溢
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
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

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則
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
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
解百謫乎齊威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指
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
知罪矣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
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
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
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人肯坐受其責乎此

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主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徑而僅得其請盟乎以小人而誘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事之誣也大小雖殊然終同歸于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而復効其為誣亦何以服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于不共王祭而已矣曰否楚聞周

孫月峰曰
此一段議
論整歟

之衰竊王號以自尊滯名淹于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威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為楚隱之理今恬不知問是必不之見也人之求墜簪者簪橫吾之前或督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于求則目眩於視也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滅弦黃

出處

傳公五年楚闖殺於菟滅弦于是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

之不事楚故亡之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守

我楚滅黃

齊為弦黃所恃不能保之而致亡滅

評註

自此絕蠻夷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

恨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為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

王濟之曰
薄罪弦黃
而厚責齊
威此文章
有大關係
處

之允者乎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弦黃僻陋在夷亦慕中國之義而自附于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為可恃也終至于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此極乎為中國者誤人于死地曾不自咎尚忍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酣寢沉醉以溺于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

楊用修曰
東萊閑道
之心不減
孟子

罪之邪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
齊威獨斐然欲扶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于
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
為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
既附中國而社稷尊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艷棄
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威
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
蠻夷者立有禍人非病狂喪心豈肯辭福而就
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使二國未

汪澐曰
道望中國
之病

附齊而楚滅之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
知恃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肯附中國而得
福彫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
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于戚羽旄之美也豆
邊彝鼎之肅也磬筦鍾鼓之和也謂可托吾國
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
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為所誘而自投于
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
而滅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嗚呼蠻夷

爲中國害猶小人爲君子之害也今有人焉既
奪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
使小人慕虛名而受實禍向之儕輩必爭尤之
曰向汝鄙夷吾黨而自附于彼吾謂汝朝升君
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今禍福竟如何也一犬
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
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天
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足
恃邪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

鍾伯敬曰
善句妙

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未嘗
因罪其人而併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
儒曲士輩而廢之耶

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終

